

德里达身前死后的争议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要: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对于德里达来说，“一切都在文本之中”，而任何文本都一旦遭遇“解构”便无法获得其确定的意义。那么，德里达自己的作品，甚至德里达之死本身也不能不是一个“文本事件”，也不得不引起多义性的阐释。

关键词: 德里达；争议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德里达去世后的两天，美国知识界的主要论坛《纽约时报》刊出一篇轻佻的“讣告”，以漫画式的嘲弄笔法描述了他的水平与学术生涯，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与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记者坎德尔（Jonathan Kandell），标志着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也发起签名抗议活动，目前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4000 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这让人想起 12 年前关于德里达的另一次著名的争议。1992 年 5 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白瑞·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 18 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致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的写作虽然具有原创性，或许在电影或文学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作为“哲学家”，他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clarity and rigour）。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 336 票对 204 票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对于德里达来说，“一切都在文本之中”，而任何文本都一旦遭遇“解构”便无法获得其确定的意义。那么，德里达自己的作品，甚至德里达之死本身也不能不是一个“文本事件”，也不得不引起多义性的阐释。也许，德里达自己很清楚，解构效应最终会指向他本人。于是，“解构德里达”将成为一种悖论性的阐释行动：既是对他的颠覆又是对他的肯定。

然而，对“解构”最流行的误解就是将它看作一种无可不为的“知识无政府主义”力量，可以任意滥用，达成任意的结论。但是，在最原初的意义上，解构只是一种批判性阅读的分

析策略，它所激发与“邀请”的多重阐释并不支持“任意阐释”的正当性，它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颠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彻底的虚无主义本身正是解构所要质疑的一种形而上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解构是一种持续而积极的斗争，它所反抗的是唯理主义对生命真实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独断压制。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解构是对生命的肯定”。

三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德里达在演讲之后的答问中，将我的提问看作一个可疑的挑衅而格外严肃。第二天的交谈中他变得谦和起来，也许是看到我手上的那本《Dissemination》里面涂满了旁注，他说自己最怕那种从不阅读而又肆意攻击的“批评者”。他愉快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此刻，看着他的签名我在想：德里达死去了吗？“德里达之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The Dispute of Derrida

Liu Q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errida was doomed to be controversial person. To him, “everything is in the text”. Any text that once was deconstructed would never understand. Derrida's works, even his death, are both text. And it has to result multi-explanation.

Key words: Derrida, Dispute

收稿日期: 2008-6-2

作者简介: 刘擎(1963-)，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